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四目錄

白居易十九

代王佖荅吐蕃北道節度使論贊勃藏書

代忠亮荅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

與元微之書

與劉蘇州書

與楊虞卿書

與陳給事書

為人上宰相書

白居易十九

代王佖荅吐蕃北道節度使論贊勃藏書

大唐朔方靈鹽豐等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寧塞郡王王佖致書大蕃河西北道節度使論公麾下遠辱來書兼嘗厚貺感悚之至難述所懷國家與彼蕃代爲舅甥日洽恩信雖云兩國實若一家遂令疆埸之臣得以書信相問況麾下以公忠之節雄勇之才翊佐大邦經畧北道佖近嘗制命守在邊陲慰望之情一一難盡皇帝以贊普頻遣

和使懇求通好凡此邊鎮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許輒令侵軼至于事理彼此宜然且如党項久居漢界曾無征稅既感恩德未嘗動揺然雖懐此撫循亦聞闚彼財貨亡命而去獲利而歸但恐彼蕃不知大爲党項所賣其中亦聞誘致事甚分明不能縷陳計已深悉今請去而勿誘來而勿容不失兩境之歡不傷二國之好在此誠爲小事于彼即是遠謀幸履坦途勿遵邪徑今聖上德柔四海威及萬方雖外國蠻夷尚皆率伏況中華臣妾敢有不恭豈假彼蕃欲相借助誠愧厚意終訝過言承去年出師討逐

回紇其間勝負此亦備知不勞來書遠相示及所蒙寄贈幷已檢到似爲邊須守常規馬及胡瓶依命已受其迴紇生口緣此無此例未奉進止不敢便留今卻分付來人至彼望垂檢領有少答信具如別數幸恕寡薄也初秋尚熱惟所履珍和謹因譯語官馬屈林恭迴不具似白

代忠亮荅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

大唐四鎭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丹陽郡王朱忠亮致書大藩東道節度使論公都監軍使論公麾下專使辱問悚慰良深國家與吐蕃代

爲舅甥日修隣好雖曰兩國有同一家至於封疆尤貴和叶忽枉來問稍乖素誠雖有過言敢以衷告來書云頻見燒草何使如然者至如時警邊防歲焚宿草蓋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況牛馬因風猶出疆以相及草木延火縱近境而何傷遽懷異端未敢聞命又云去年忽生異見近界築城者且國雖通好軍不撤警近邊修緝彼此尋常況城是漢城地非蕃地豈乖通理何致深疑靜言思之誰生異見頃當報牒彼已息訟今又再言寧無懟德又云皇天無親有德即輔者皇帝君臨萬方迨及四載道光日月

德動乾坤南非東西化無不及若非皇天輔德明神福仁非虜何爲歸明南蠻何爲慕化風雨何因大順歲時何因屢豐則神助天親可明驗矣彼若無故生疑無端結怨但思小利不務遠圖則咎孽之生恐不在此永言取笑却請思小利不務遠圖則咎孽之生恐不在此永言取笑却請三思又云漢之臣下頻有叛逆者近以吳蜀小寇暫肆猖狂未及討除尋以殄滅皇威不露妖沴自清豈假彼蕃遠思旁助忠亮謬蒙恩渥叨在藩垣恭守邊隅幸隣封壤縱未能爲漢名將亦不可謂秦無人輒獻直言以祛深惑願推誠信同保始終各勉令圖以求多福歲暮嚴寒惟所履

安勝遠垂惠貺愧佩殊深今因押衙迴亦有少荅信具如別紙䂓輕尠也不具忠亮謹白

與元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他及唯收數

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闇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畧序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

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内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絶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墻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

中山窻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蹔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荅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

拳之戲笑與朴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啟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

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燮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與楊虞卿書

師皐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鄠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

至涯水才及一執手惘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雖手札三
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
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
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爲書籍
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皁
隷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
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
者或誣以偽言或搆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
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

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辠顧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爲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爲我悒悒鬱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不我同者得以爲計媒蘖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

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忌其餘附麗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狺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皐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皐師皐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皐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皐始於宣城相識迨於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卽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

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況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畧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

縣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宏慶友善宏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爲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頹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

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慍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皐人生未死見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屑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

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實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覯寫眞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掊聲攫利者搉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閒也多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剪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剪拂者給事獨不得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揆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

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藴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麗之援次無鄉曲吹噓之譽然則孰爲而來哉葢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竊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

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蓍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爲蓍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爲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葢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

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脗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爲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抑有由也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

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葢先皇所以輙以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

自拜命以來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得寢不暇安行則懓然居則惕然思所以荅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爲必然矣況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令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慺慺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喁喁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葢待其政者勤惰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疎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

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熈宣和之道某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啟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熈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見乎必不盡也而況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

必未也而況於上以爲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以來斯道寖衰鮮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寖微鮮能知者豈惟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也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顚爲心令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令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閤爲名令則鏁其第門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沈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

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愼默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

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愼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葢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剗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

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皆自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曁於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閒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呼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言者必從而察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眞僞得人

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中矣請以前事明之其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晩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

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況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阼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葢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

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益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蒭言之中有可採者俯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通情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

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顳顬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何如何如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七十五目錄

白居易二十

與元九書
答戸部崔侍郎書
與濟法師書
遊大林寺序
荔枝圖序
三游洞序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送侯權秀才序
白氏長慶集後序
序洛詩序
因繼集重序
香山居士寫眞詩序
長慶集後序

白居易二十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麤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牵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

罷者數四率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

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

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

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

逺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䙰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呼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䴥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

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

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剌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遇

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

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襍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迂以

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襍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

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
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蹟傲軒鼎
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
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
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
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
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
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又僕嘗語足下
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

益又自慼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律麤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答戸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戸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朴會并別覩手翰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

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刧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以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析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

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襍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

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襍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

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眞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末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則爲

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皐恩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

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嘆且曰吁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太原白樂天序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

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
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
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
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三游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
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
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
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

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緜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乎予曰借此喻彼可為長太息者豈獨

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於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以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兩岸相廞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沖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

淵踈朗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兆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讚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遘疾彌留將啟手足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徃復奔命不啻萬里席

不遑爰矧筆硯乎故所托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篋閲睹居敬所著文集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憯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黄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月之敦愛邱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咏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

也故不序時寶歷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牖下作序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髪已多矣時予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資則曰日消月朘矣問别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

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予不爲不遇矣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白氏長慶集後序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

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暹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遊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序洛詩序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詩也予歷覽古今歌詩自風騷

之後蘇李以還次及鮑謝徒迄於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殁别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也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饑寒此一樂也太和二年詔

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强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咏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理世之音安以樂閒居之詩泰以適茍非理世安得閒居故集洛

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閒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一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葢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

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迨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辦耶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爲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荅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抛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況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殆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宜櫜弓匣刄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一

章錄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香山居士寫眞詩序

元和五年予爲左拾遺翰林學士奉詔寫眞於集賢殿御書院時年三十七會昌二年罷太子少傅爲白衣居士又寫眞於香山寺經藏（一作藏經）堂時年七十一前後相望殆將三紀觀今照昔慨然自嘆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幾變自（一作因）題六字以寫其（一作所）懷

長慶集後序

前三年元微之爲予編次文集而敘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訖長慶二年冬號白氏長慶集邇來復有格詩律詩碑誌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爲卷軸又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是時太和二年秋予春秋五十有七目昏頭白衰也久矣拙音狂句亦已多矣由兹而後宜其絕筆若餘習未盡時時一詠亦不自知也因附前集報微之故復序於卷首云爾